

我的軍旅生涯歲月之一

· 歐陽漪棻口述，高興華整理節錄 ·

家世與求學的經過

我們歐陽家族籍貫是廣東新會，我父親在上海出生，祖父名為歐陽石芝。

祖父當年在上海一家由外國人開設的攝影公司當學徒，經由不斷的學習，吸取攝影方面的專業知識，累積了許多寶貴的經驗，終於白手起家，在上海成立了寶記照相館。根據後來的文獻紀錄查考，寶記照相館是當年上海地區，由中國人最早開設的四家照相館中的一家。

祖母是由鄉下帶出來、沒受過教育、裹小腳的女子，祖母雖然目不識丁，但是卻很重視子孫的教育，後來曾隨我們暫居澳門，時常耳提面命我和弟弟溥棻要努力用功讀書，不可鎮日嬉戲。

我父親名慧聰，行五，上有兩位兄長、兩位姊姊，但二哥早夭。父親於上海同濟大學醫科畢業後，祖父栽培他到德國去留學習醫。學校是德國南部衛慈堡的衛慈堡醫科大學，七年後學成，偕結縭的德國籍妻子返回

上海，母親出身德國南部的衛慈堡 Effner 家族，外祖父曾在德國的宮廷中擔任舞蹈老師。母親係家中長女，

一九二八年隨父親來到上海，祖父母原來認為這一段中德的異國婚姻，可能會對初來中國的德籍母親帶來許多的困擾，也會對父親產生一些影響，好在父親本就寵於長輩，因此，家裡上上下下都完全開心的接納了父親娶回來的這位洋媳婦。

母親雖然是德國女子，但她的適應能力很好，入境問俗，對於中國人禮教中，尊敬長輩應有的禮節，很快就學會了。初次拜見公婆時，即對我祖父行跪拜叩頭禮，讓祖父非常高興，為這段中外聯姻踏出了美好的一大步。

父親到廣州工作後的第二年，一九二九年的八月，我在廣州出生，是家中的長子，我出生時有段驚險的小插曲，詳情內容是我二十幾歲時，以空軍軍官身份奉派赴美受訓期間，母親在美國親口告訴我的。

因為父親有留學德國習醫的背景

，因此在廣州地區頗有名聲，社會地位亦高，當時的中國大陸，許多地方擁有較先進、完善醫療設備的醫療機構，都是私人開設的診所，因此，當母親有了身孕後，父親決定讓母親到一位德裔，名為西雅醫生所開設的診所待產。

因為父親的名聲地位，使得該診所的護士長想要討好我父親，她因平日負責行政督導，已疏於接生工作，為了巴結我父親，硬是將替我母親接生的工作，自原先的某護士手中搶過來，殊不知這一突兀的舉動，差一點就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母親在多年後告訴我，當我順利降臨人世後，對接生工作已很生疏的那位護士長，在替我包紮肚臍帶時，疏忽大意，未確實替我把肚臍帶紮緊，即將我放到嬰兒床上，母親則被推到隔壁房間休息。當眾多親朋好友紛紛向她恭賀喜獲麟兒時，母親卻突然神情緊張的向著諸親友大喊：「你們趕快去看我的小孩，我聽到不尋常的哭喊聲，你們趕快去啊！」滿臉狐疑的親友們在母親堅決的要求下，走到隔壁房，將躺在床上的我抱起，掀開衣服檢視時，大吃一驚。他們看見我渾身沾滿了從肚腸中流出來的組織液，隨即大聲呼喚醫護人員，經緊急處置，我才得以

轉危爲安，脫離險境。診所事後檢討，始知係該護士長未將我的肚臍帶綁緊，導致肚臍帶鬆脫，肚腸內的組織液滲出，差一點讓我一命嗚呼，幸虧母子連心，把我從死神的手中救回。

度過了生命中第一個死亡難關之後，我在廣州快樂的成長，父親在廣州郊區東山找到一所房子，東山的環境和臺北的北投、天母很類似，有許多外籍人士都居住在那裡，我們全家就在那兒生活，一直到我八歲時（一九三七年）。之後，日本人發動蘆溝橋事變，侵略中國，受戰火波及，我們舉家被迫遷往澳門，父親在安頓好我們母子之後，轉往內地謀求新的工作。因為他先前曾有過在軍醫學校醫務組工作的經驗，因此想在大後方尋一安定可靠的工作，以維持家用，遂加入了軍方醫療單位的行列。母親則在當年還是葡萄牙租借地的澳門，照顧我以及小我一歲的弟弟溥棠（一九三〇年十月出生，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報名參加孫立人將軍部隊招考的幼年兵總隊時，因承辦人嫌其歐陽溥棠的名字筆畫過多、過長，遂改名爲歐陽博）。

避難至澳門時，居住處爲兩層樓式的洋房，樓下的住戶是當年廣東空軍的名人丁紀徐，丁曾分別留學法國

、德國，學習飛行，並因此娶了德國籍的妻子返回中國。因爲這種機緣巧合，我母親和丁紀徐的夫人非常投緣，平日來往密切，兩家的孩子也天天在一起玩耍，德國籍的太太們和她們中德混血的孩子們，在澳門生活，的確是一段很特殊的人生經歷。後因母親極度思念遠在德國的家人，在我們逃離澳門之前，母親赴德探親，惜因歐戰爆發，受戰事阻隔，竟和我們斷了音訊。

隨著日軍的擴大攻勢，攻占廣州，對澳門、香港產生重大威脅，尤以對外交通逐漸遭受封鎖，物資仰賴外地供應的澳門，突然間成了危城，居民惶惶不可終日。所以親人又帶著我們逃難到廣東的臺山，當年人稱廣東四邑（臺山、恩平、開平、新會）之一的臺山，是我四姑父的故鄉，投奔到那兒一段時間之後，又跟著逃難的人潮，沿著西江前往廣西，因爲彼時父親已在廣西工作，先是任職於桂林的防疫大隊，再由桂林調往柳州任職。當時第四戰區的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的兵站總監何世禮非常賞識我父親，何的夫人是英國籍，基於都是娶了外籍女子爲妻這種背景因素，且父親的學經歷也讓何總監滿意，遂請父親擔任第四戰區兵站總監部衛生處的少

將副處長。該單位下轄數個軍醫院，因業務關係，父親在任職兩年多的時間裡，工作異常忙碌。

雖然軍階貴爲少將，但因當時國家的處境艱困，即便時是少將，待遇亦非常菲薄，且無配住的房舍，所以借用一位認識的西醫李院長私人擁有農場中的一塊地，造了一座木頭房子，當作暫居的臨時居所。木屋靠近柳江的南岸，柳江的北岸是商業區，許多學校都設在北岸那裡。我因之前已經小學畢業，並已唸到初中一年級的階段，因躲避戰火，才被迫中斷學業，在柳州安定下來之後，就繼續到當地的中正中學研讀初中二年級的課業。初二開學後的某天，發生了生命中第二個死亡難關的大事。

當時同學們都喜歡在柳江中游泳，不過當時我尚未學會游泳，因此，有時只在離岸邊較近的地方戲水，並未像水性較佳的同學一樣，享受浪裡白條的快樂。

當地人渡江是靠架設在江面的浮橋爲主（以平底的木殼船置於江面，上鋪木板，供人行走），因爲氣候的關係，有時柳江上游降下大暴雨，引起山洪爆發，泥水夾雜土石往中下游衝去，往往將浮橋沖斷。每當遇到此種情形，有關單位就會以小汽船，將

鋪設了木板的小木殼船，綁在小汽船的船身右邊，權充渡江的替代浮橋。

那天是個炎熱的夏日，因為渡江的人潮爭先恐後的擠在一艘木船的木板上，導致載重不平衡，原先站在木板上的人群，因而全部落入江中，黃澄澄的江水中，只見衆人載浮載沉。我當時只是個十四歲的青少年，不會游泳，體力也不如大人，遂在一陣慌亂中揹著書包，逐漸往下沉，擡頭但見頭頂上方，全是落水衆人的群腳，正拼命的亂踢、亂踹，我卻像支下沉的船錨，一直往江底沉去。過程中不慎喝了一口江水後，腦中突然記起平日同伴們在江中戲水時所說的話，溺水時若一直喝進江水，將會致命，於是我猛地憋了一口氣在胸部，然身體卻異常難過地繼續往下沉。

此時眼前突然閃過一道亮光，似乎看到了慈母的面容，她鼓勵我振作，不可就此放棄。當然那並不是真實的情境，因為那時我似乎已陷入半昏迷狀態，眼際閃過的，只是心中的幻影；但是這種親情的感召，卻燃起了我的求生本能，我告訴自己，不可就此放棄。想到平日親人們對我的關愛，尤其是因歐戰爆發，被阻隔在千里之外、遠在德國的母親，已和她好幾年未相見了，心中非常的思念她，想

要再和她重逢。這個意念使我的求生意志迅速增強，突然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力量，讓原本往江底沉下去的我，竟開始往水面上浮升了，這真是一個很難解釋的現象。

浮到江面上之後，發現原先落水的那一大群人，已被江水沖散，仍浮在江面上的人寥寥無幾，有個年輕人看到了在江面上掙扎、載浮載沉的我，迅速地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衣領，把我拖上了那艘傾斜的木板船，兩人並立即爬到了小汽船上面，隨著船上的人們，一起抵達柳江北岸的渡口。上岸後，走在街上，迎面而來的百姓，都以驚訝、不可置信的表情打量著渾身溼答答、狼狽不堪的我們。

我出生時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幸運獲救，此番又能死裡逃生，安然無恙，究竟是什麼神奇的力量，助我一臂之力，使我獲救？

進了學校大門，即見一大黑板豎立在玄關前面，上面書寫了由南岸渡江來北岸求學者的姓名，安全到校者，即將其姓名打勾做記號，未到者的名字一眼即可認出。我仔細看著黑板，發現尚有數十人未來，心中惘然。教室中，大家驚魂甫定，無心課業，老師也暫停授課，不斷地安撫大家。翻船事件發生的同時，父親接獲

電話，告知有此意外事件發生，遂趕緊坐小汽船渡江來校查詢，得知我的情形後，立即取出隨身攜帶的消炎藥片，要我服下，之後經觀察我並無異狀，他始返回南岸工作單位。

這是我平凡的生命中，第二次不平凡的遭遇，可謂度過了生命中的第二個死亡難關。

以上是我在就讀空軍幼年學校之前，個人所遭遇的人生重大事件，特別錄下，以誌不忘。

之後在日本人侵華的戰爭中，受到各種飛來橫禍、災難的影響，使許多中國百姓心中留下千千萬萬個解不開的結。許許多多無辜的人民遭難而亡、凍死骨、填溝壑，親人亦不知情，僥倖逃過一劫的人，對此種因戰爭而有的人生際遇，是一生都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記。

逃難柳州後沒多久，日軍繼續揮軍南下，打到了廣西東北的全縣，當時該地區的守備大員陳牧農將軍還曾誇下海口，稱所率領的十萬大軍，至少可以抵擋三個月沒問題，想不到勢如破竹的日軍，衝破了國軍的防線，以兩週的時間就擊潰了陳牧農的部隊，日軍長驅直入，繼續挺進桂林。此時家中也發生了一件突如其來的事件，影響了之後的人生。（未完待續）